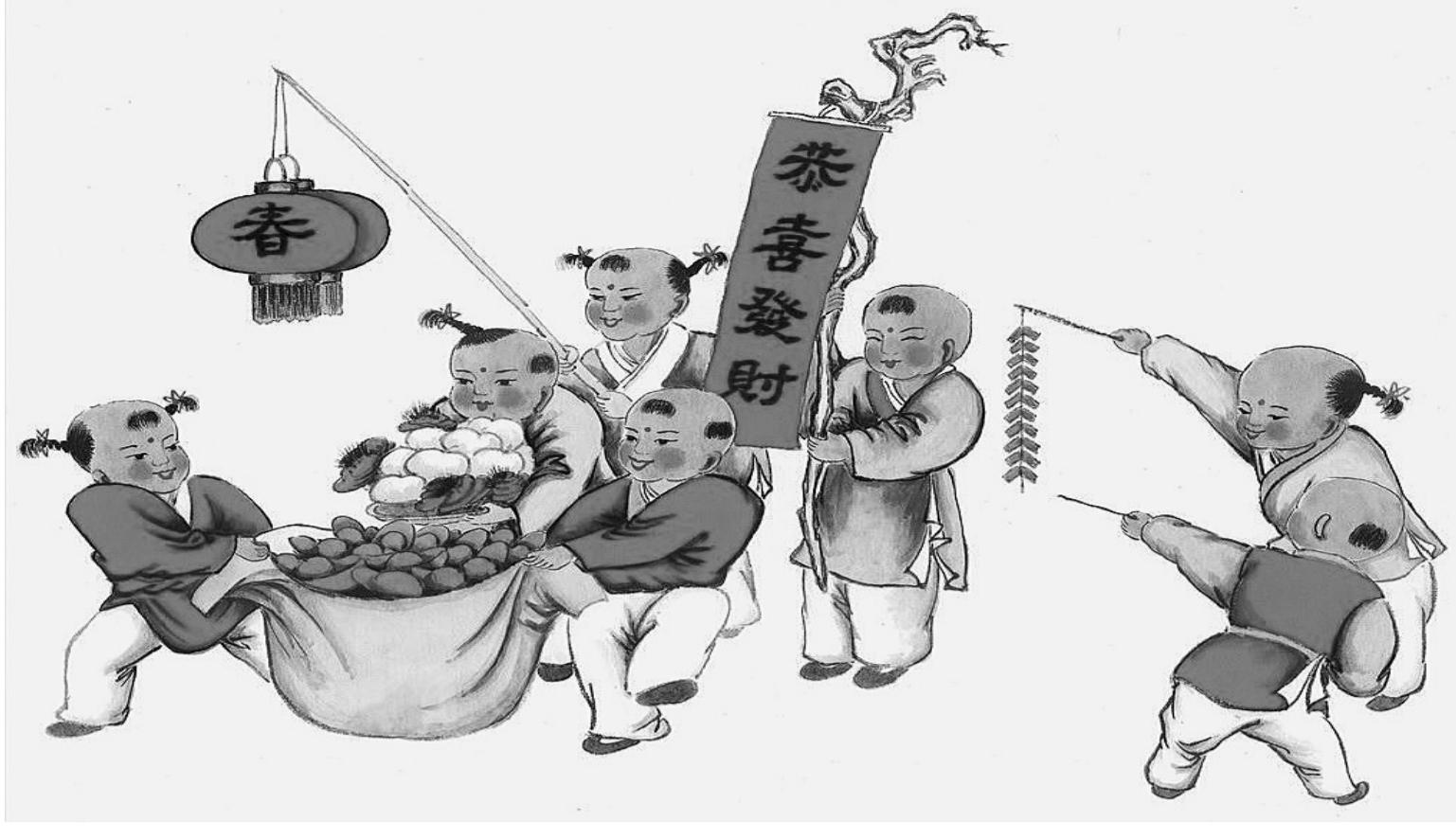


儿时的记忆

虽然懵懂,但印在脑海里的那些“年味”十足的记忆却挥之不去,今天文化生活丰富了、物质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洋节”也多了,许多人反而无法找到儿时过年的那种感觉了,总觉得现在“年味”不足,变味了。那么就让我们回到过去老时光,在难忘的记忆中寻找儿时的年滋味。

——编者



□张运祥

难忘儿时年滋味

在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当中,年的味道很浓厚,比如我地处山亭、薛城、滕州交界处农村的老家,浓浓的年味令人难以忘怀。过年时,正处于农闲,可以说整个腊月和正月都是用来玩的。一进腊月门儿开始忙年,喝腊八粥、祭灶神、大扫除、蒸馒头、揍(做)豆腐、杀猪羊敬神、买年画、贴对联、放鞭炮等,从初一早晨拜年一直到拜到正月十五,直到二月二龙抬头吃完料豆(即糖豆)等,这个年才算正式过完。

过年是中国人一年当中难得的闲暇,所以除了各种吃,就是玩。

看大戏、扭秧歌、跑旱船等,走街串巷,正月里演出天天有。对很多人而言,过年看戏是一大乐事。我们村就有个柳琴剧团,自进入腊月,一帮人就进行紧张的排练,《小姑贤》、《姊妹易嫁》、《朝阳沟》、《红灯记》、《沙家浜》等,待年后一直可以演到正月十六,因为正月十六是我们那里叫闺女的日子,晚上的这台戏一定要演《小姑贤》。过年的时候,赶上附近村庄有请的名角唱戏,村民能跑十数里地去看。所以,经常是村子里的锣鼓点一响,这人就不安生了,这催场子呢,饭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了,搬起凳子

就往戏台子跑,占地方啊。过年主要是吃和玩,但其中也有很多禁忌,就是忌讳不吉利的东西。年三十晚上各家各户在大门口放上一根木棍(即拦门棍),否则会有不吉利的事发生;大年初一不让扫地;不能动剪刀、菜刀,什么死、亡、烂、坏等不吉利的词儿都不让说;整个正月里还不让剃头,老人们一再告诉小孩: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当然也有一些传说和美好的愿望在里面。比如说,为什么要在小年祭灶?因为那天灶王爷要上天给玉皇大帝汇报下界的情况,所以家家户户由奶奶或妈妈把锅屋(即厨房)里的灶王爷

像揭下来,再摆上些供品,磕上几个头后烧掉,就是希望灶王爷上天言好话,下界保平安。

还有吃饺子的习俗,除了交在子时、更岁交子之外,也是避免动刀的用意。下饺子只能用勺子背推,做菜不能用刀切,因为大年初一是不能动刀的,那样是不吉利的。再者,该动刀的都在年三十准备好了。饭桌上多是凉菜,热菜则尽量用蒸、煮或者炖的方式。

习俗也好,禁忌也罢,个人认为,过年就是精神传承的一种仪式。就拿电影《白毛女》里的杨白劳来说,那么穷苦的农民还要“扯上二尺红头

绳”,买二斤面,贴窗花、贴门神,其实表达的就是人们最朴素的过年愿望。于文化而言,要充满仪式感,让你对一些东西有敬畏。

现如今,我已离开老家四十多年了,老家里过年的习俗也在与时俱进,有些老习俗已不复存在,或将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即在过年时再也听不到由自己村里人排练演出的柳琴戏了,因为他们大都已作古,现在的年轻人再也没人愿意学演戏了,他们更愿意外出打工,不愿在农村待了。

儿时的年滋味,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插图·文学

生活热情

□李海流

杀年猪的记忆

杀年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一幅淡淡的乡村风情画。多年后,即使我在一座小城里生活,这幅乡村风情画也一遍遍地在我梦中时常隐现。时间回放到二十年前,每年的冬至一过,宁静的乡村里时不时地传来几声猪叫,谁家杀年猪了。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期,各家各户的菜盘里不可能随时都有肉,肉食店里供应的肉食,需要凭票购买,而且数量极为有限,有的人家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几顿肉。乡村童谣中唱到“小孩小孩你别哭,进了腊月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月就是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盼望杀年猪吃肉的心情。在孩子们的眼里,盼过年首先盼的就是杀年猪,只要听到村子里有年猪的嚎叫,“年”的气息立刻就在整个村子里弥漫开来,在家家户户之间钻来穿去。母亲当年是村中养猪的好手,年年都会在家中养几头,而且要留一头

最好的猪过年。那时候,一个家庭宰杀一头大肥猪,就相当于过了一个快乐节日。在那个节令里,杀年猪不仅成了乡亲们一次欢聚的机会,而且还是我们这些小孩们可以美美地吃上几顿大肉或者很享受地大口啃吃肉骨头。参加杀年猪的人大多是左邻右舍,其中还有会操心的从中热心张罗,自愿担当指挥或领班。在适当分工之后,大家就在说笑之中各司其职,各展所长,热火朝天地忙活起来。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冬里,屋里屋外顿时就会荡起一股火热的场面。我记忆里,每一次杀年猪,去我家帮忙的叔叔大爷都不少,屋外屋内,出来进去都是人,这些人中,邻居张二叔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时他三十多岁,高个子,非常壮实,胸前围一条油渍麻花的围裙忙前忙后。他先招呼父亲及帮手们将猪在结实的饭桌上死死按牢,接着猪恐惧地发出凄厉的嚎叫,那声音顿时划破

黑暗,在寂静的乡村里回荡。张二叔不管这些,上前一步,嘴巴叼刀,左手使劲按住猪的下唇,右手习惯性地在猪的喉管处拍打两下,掸掉尘土,接着抬手取下钢刀,一刀插入猪的喉管,再顺手拔出,把带血的钢刀又放回嘴上叼好,双手控制猪头,鲜血哗哗地淌入母亲早已放入盐的瓦盆里。

张二叔在动刀那一刻,我会远远地躲开,因为有些不忍心看。我记得在那把锋利的杀猪刀准确插入肥猪要害之前,张二叔还在嘴里念叨着:“肥猪肥猪你莫怪,你本是人间一道菜。”一刀下去,要恰到好处才算得上好手。下刀重了,容易杀呛;杀呛了,下一步吹气时,那猪便鼓胀起来;鼓胀不起来,猪毛便收拾不干净。下刀轻了,不出血,或出血不净;这猪杀出来,便会出现肉中留有淤血,猪肉呈紫红色,既不好看也不好吃。等放完血,那猪便躺在饭桌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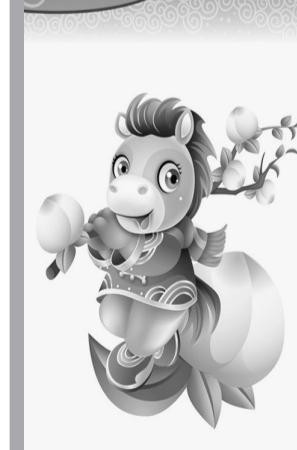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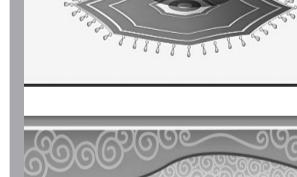
动不动了。张二叔取下刀来,在猪的一条后腿上切一个口子,然后把一根长长的铁棍杖,贴着腿皮往里插,将猪身的有关部位遍插,退下棍杖。接下来,他哈下腰,一只手攥住那条猪后腿,另一只手揪住刀口处翘起的皮子,用自己的嘴巴对准刀口,使劲地往里吹气。待猪全身鼓胀得梆梆硬时,便接过帮手递来的一截儿麻绳,将猪腿上的那个刀口紧紧捆住。随后,招呼父亲及其他帮手们将猪放置在盛满滚烫开水的大铁锅内。将猪身遍体烫过,他们每人手握一只铁刮刨,刮去猪身上的全部鬃毛。在完成放血宰杀和洗剥之后,张二叔便在众人的帮助下将猪开膛破肚进行解体。

这时,我手握一枝高粱秆秆和一截儿麻绳,站在旁边,中气十足地叫一声:“二叔,尿泡给我。”张二叔也不搭话,握刀的手顺势一旋,将尿泡割下来,倒掉里面残余

的猪尿,把尿泡吹得鼓胀起来,其状若一只白色气球,用麻绳系好,吊在高粱秆杆上递给我。猪尿泡既像气球又像灯笼,玩得干瘪了,还可把它箍扎在一只旧茶缸上作鼓面,敲起来叮叮咚咚,倒也十分好听。在那个玩具匮乏的年代,猪尿泡是我那时心爱的玩具,现在想来当时的情景时常在眼前浮现。

我已离开了乡村多年,杀年猪的情景在乡村也很难见到了,但我一直回味当年猪肉的味道。那时的猪肉很香,现在市场上的猪肉品质不能与之相比,这主要与猪的饲料有关。二十年前,农家的猪是吃剩菜剩饭和猪草慢慢长大的,我小时候一放学就拎着竹篮子漫田埂跑,挖猪菜,如今规模化养殖的猪,很短的时间就出栏,添加剂催生出来的肉能香吗?

又到了岁末年终,又是杀年猪的时候,但愿乡村中还能见到那久违的场景,这或许是一种奢望。



在我的老家,喝罢热腾腾的腊八粥,年味就叫女人们给抬起来。去邻村打细面,去村中心的石碾碾小米,去镇子里选购食品和干货。接着摊煎饼,擀葱花卷儿,炸丸子炒花生,忙得像赶花的蜜蜂。当然得空了还得掸尘清衣,门窗灶台、桌子板凳、穿了半冬的衣裤,都得卫生一番。

近小年,女人们还得忙活两样:蒸和点。我们家乡的习俗,要在腊月里把来年正月里的白面馍馍全都蒸出来,而且要一锅一锅不停地蒸,寓意日子越过越好,蒸蒸日上。每一锅都还变着花样来:白馍馍蒸出来在顶上点上大红点,像戏台上女子眉心的红点,寓意红红火火;蒸前慢头上嵌5个红枣子,寓意五谷丰登;面要做成对儿的,鱼头和鱼尾要上翘,寓意富有余。磨豆子,几家合伙来,女人们一边往石磨眼里舀豆子,一边聊着家长里短,嘻嘻哈哈里,两桶豆浆就满了。拎回家倒在锅里煮,开了舀去瓦缸里用卤水点成豆腐花。刚点好的豆花,嫩滑、濡,多远就闻着喷喷的香。舀几碗滴点酱油,或抹些韭菜花,一家人都喝上一碗,意为“都

福”。余下的大部分,用棉纱布包好,放上石板压成豆腐板。女人们心细,总不忘留一两勺豆花去“压缸”,好让今年的“福”顺至明年。我小时就巴望这个时候,因为能喝到这白花花的豆腐花,就意味着要过年了,有好东西吃了。女人们再能干,但杀猪是不行的,这是力气活胆子活。天刚扒明,男劳力们逮、扎、捆、放血,干净利落地一气呵成。吸根烟稍憩,屠夫在四蹄处用尖刀各犁出一个豁口,用嘴对着往皮下鼓气,待四肢胀起来用细绳扎实,架去开水锅褪毛,收拾利索弄到案板上再开膛破肚。其间,屠夫嫌热闹的人围得太靠近,便操刀挑起一串血泡儿晃过来:“油着啦油着啦!”吓得半大小子和年轻的小媳妇们笑着、躲着,躲着、笑着。

我们村的位置不错,三个集市很近,都不远,最外的也不过七八里路。场子虽说都不大,但小集天天有,不比三六九的大集差多少。说大鼓的,唱柳琴戏的,变魔术玩把戏的,都是热闹。未婚的青年男女扎堆成团儿,半大小子拎着鞭炮,美少女拿着插花。上些岁数,特别是五十往外的,多是些吃的喝的或钢碗瓢勺什么的。以我的所见,我以为人群里的中年妇女和俊俏小媳妇最有看头,她们把头梳得溜光水滑,把个身上套得红啊紫的,像腊月里开的花。她们也不怕烦,不怕累,极有耐心地逛着一个一个的衣店,看中了哪件,取下来左瞅右瞧,和店主讨价还价磨上半天牙。出商了,若是碰到好姐妹,还不忘拿出来炫耀炫耀。那光景,那眼神,让人觉得,这大年啊,全是她们的。

三点来钟,人流开始从集市向四方辐射,“嘣!嘣!”路上断断续续炸响着鞭炮,听到的人常会眼一眯脸一扭,说,“年味浓了呵。”“嗯,浓了呵。”同行的人附和着。

新年新气象嘛,二十八的一早,

女人们开始剪窗花。单就我们村子讲,这个手艺尤以大金嫂子为甚,她剪的“福”、“春”、“喜”、“喜鹊踏枝”、“金鸡啼鸣”,很灵气很精巧,刀功十分了得。她还有个本事,就是看到什么就能剪出什么,剪什么就像什么。小晌午,鞭炮声里贴好窗花贴罢春联,全村人便往村中央涌,但见那场子早已打了,唢呐高手也两班就绪。人气一旺,村里德高望重的丁七爷拄着拐杖走将出来,先是几句吉祥话,

接着一声“开始”,唢呐就“哩哩啦哩啦”响起来,起承转合时间不停。高潮时,两班人马对吹,擂着劲儿的来,这边一曲《夫妻双双把家还》,那边一曲《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这边《百鸟朝凤》刚落音,那边《喜洋洋》就蹿上来。当叫好声的高天,直吹得脸红脖子粗,汗珠子落地碎八瓣儿,一场子的欢声笑语,一村子的洋洋喜气溜溜儿转。

家,是情感的磁场,家里,有守不外的岁。除夕夜前,在外地上班的,远方打工做活的,跑小买卖的,不管路多远,不管有钱没钱,都提前回来了。吃罢团圆饭,将灯亮个通宵,全家人围着炉火吃糖果、话家常、包饺子,七嘴八舌话着一年的得失,合计着明年的农事,外出的活路。说着间,给孩子压岁钱,当叔叔的,未结婚的小姑姑,边逗小侄子小侄女,边给他们许着不着边的物和事。一屋子的亲情,满庄子的香味,像一层浓郁的云雾氤氲着,一支温馨曲子飘浮着。

初一大早,吃过了饺子,所有男性,都会踩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走出家门去给长辈们拜年。磕完三个头,长辈们忙让座,递过来糖果或香烟。晚辈向长辈说说家里的年货都准备的什么,新年后有啥打算,老娘老爹的身子骨咋样了,孩子学习用心了没有,也说说出门在外的奇遇。长辈则给后生讲村子里的琐事,讲为人处世的理儿。别了,还要专门叮嘱几句,说出门在外碍妨的话咱不能说,损人的事咱不能做……别把钱搂得太紧了,该吃点儿就吃点儿,该穿点儿就穿点儿……殷殷的叮咛像火炭烧出来的老汤,填满了一年来离家的长道。

悠悠年味,年年此时。年是生长于人内心的庄稼,一年一年的种,一年一年的收,而且是收种并举。它的根深入心房,深入血液,乃至骨骼。它的枝叶年年葱茏,年年纳润吐香。当吃罢了元宵挑过了花灯,这枚春节刚刚收获的果实又瞬间成了播下的种子,在人的心里重新开始发芽、生根、蓬勃,孕育来年甜蜜的果实。

□丁兆如

过大年

在我的老家,喝罢热腾腾的腊八粥,年味就叫女人们给抬起来。去邻村打细面,去村中心的石碾碾小米,去镇子里选购食品和干货。接着摊煎饼,擀葱花卷儿,炸丸子炒花生,忙得像赶花的蜜蜂。当然得空了还得掸尘清衣,门窗灶台、桌子板凳、穿了半冬的衣裤,都得卫生一番。

近小年,女人们还得忙活两样:蒸和点。我们家乡的习俗,要在腊月里把来年正月里的白面馍馍全都蒸出来,而且要一锅一锅不停地蒸,寓意日子越过越好,蒸蒸日上。每一锅都还变着花样来:白馍馍蒸出来在顶上点上大红点,像戏台上女子眉心的红点,寓意红红火火;蒸前慢头上嵌5个红枣子,寓意五谷丰登;面要做成对儿的,鱼头和鱼尾要上翘,寓意富有余。磨豆子,几家合伙来,女人们一边往石磨眼里舀豆子,一边聊着家长里短,嘻嘻哈哈里,两桶豆浆就满了。拎回家倒在锅里煮,开了舀去瓦缸里用卤水点成豆腐花。刚点好的豆花,嫩滑、濡,多远就闻着喷喷的香。舀几碗滴点酱油,或抹些韭菜花,一家人都喝上一碗,意为“都